天地悠悠

楊 熾

倦了，我最初和最後的跋涉在
綠野斑駁處歸來
迂迴的風協奏蔓草飄搖
長路罩我重疊的累，珊
何其荒涼的歲月後
許多零亂的碎石路就甦醒
迢迢散發着栢油味
唯一的線索是尋妳，珊
長途車外焚毀的黃昏里
我看到鄉村發展的課題一些些

一切我夢的
皆砸碎顛簸於長途車里
酣睡，有一陣炎炎的熱帶雨
滾燙我的眼看廣漠的淒景
看三馬拉漢藏起的翠綠
植我流向一座名喚貓的城

珊，下次
當妳心中仍溫存我的不捨
我不會再向外邊流浪
讓孤絕把我的魂燒成一個傷
像他們一口口離鄉的貪婪
跨越國籍，風霜的魂
被淘金夢滲濕了
珊，下次
當夜如黑綢緞淘湧下次
的時辰，我不再計算窮荒的深度了

說起那個易碎纖細的日子呵，珊
有兩個泥土色的小孩，曾經
耕着疲乏的願望
犂着加里曼丹曬乾的天氣，跟隨我
把包袱揹成深深淺淺的沙塵樸樸
跟踪賸下來掩臉茫茫的路
纖細易碎

珊，我們是溫室和教科書里栽培的安逸
似蠶，咀嚼着自己純白色的美麗
有許多不凋的夜，失眠倒懸所有的天窗
將樹影傾瀉成一小杯月色
當室外張貼起一羣印尼勞工的喧嘩
我就展讀着陌生的語言
却迅速驚駭自己竟被他們的歡騰
排擠出這片我們熱愛的憂忡的國土呵，珊
人間樂園也許沒有固定地址
我們讀書時候常嚷嚷的移民熱潮
是不是該就此淡忘?

時間很傷風的冷
世界在長針短針里遺失邊沿
夜緩緩緩瀰漫，我投身暮色蒼茫
蒼茫投我以孤獨
珊，妳是否在燈火最艷處
讓我頻頻回首
我知道這趟歸程將和憂鬱共眠
有一種過眼雲煙的疼痛
正燒斷一壁壁熟稔的倒影

回首

彩蝶

每一種夜是敏銳的含羞草
但却有無名的刺
吸亮一根被凍濕的香烟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
長揚的身影貼緊窗下無數
細碎的斑點

伊人已投宿在軟綿的畫面
也似地說聲再見
指間的烈酒灼傷初萌的細胞
抗議再一次啃蝕凍僵的心
這一棵撒在你心一角的心情
燒成灰燼
試著從最清醒的片刻挖掘頭緒
分不清誰對誰錯
傷口是已被繁殖之後的藉口
但偏流著血
如果妳記得咀嚼著我的名字
就容我與妳一起被睡夢淹沒
尚若妳窄小的心境拒絕容納
就讓我跌跌撞撞浮在妳心的另一頁

不是我喜歡刻意勾勒出妳的黑影
和聲音
而是夜雨揣摸了所有糾紛感情
籠罩在半暗的我的臉上

或者是天色無常
或者我不慣於爭辯
錯過了這一場遊戲
彼此揮霍愛情
所以敗了也是假
勝了也是輸
我走
不想承担太多缺口
只決定這樣剎那回首
人桑倒退楓葉漂落
含著淚水曩視妳轉身
走過後的巷口
寒雨冰凍激碎的心
憔悴與狂喜不能同時支撐更久
但只能偷偷地含淚
妳呢?

海邊紀事

李笙

在海上，我靜靜的看着他們
浮游如一隻隻水鳧，優雅的
感覺着水的溫暖和寓意
遠海無風，波紋仁慈推移
托引了夕日一輪，滾滾的
彷彿一個愛，撒開，在他們仰起的臉上．．．．
而我們孤傲的倚着斷木
多麼像一名潛逃的士兵，流亡來此．．．

我在岸邊孤獨的走着
望不見盡頭的沙灘，蒼白的
沒有任何適於生存的象徵
多麼寒冷啊，那裏撲面來的浪濤
我感到一陣顫慄的暈旋．．．．．
我走着，祇為了想努力確定
請教導我，我是多麼渴望遨游於大海，需要
太陽、人類和暖．．．．．

我無助的坐下來沉思，感覺着
一種巨大的被遺棄的悲哀
彷彿，啊，我是錯失了年代的岩石小小
漂流來此，世界已漸漸昏暗
漸漸因太過理智以致冷漠．．．．
當海浪驚嚇了我的坐姿
我清楚聽到了，一排
迅速遠去的笑聲．．．．

我憤力揮擲出去，一塊頭石
想像那是殞星，沿着切綫
迅速的離開了陰鬱的地球．．．．．
啊，紛紛回撞過來
那是大海久已遺忘的愛嗎?
我頹然看着，一個黑暗緩緩
掉落、沉沒．．．．．最後剩下
一雙緊緊依偎的
鞋子
遠遠的，在天地與黑暗之中

花鳥序

楊粟

神秘鳥

牠活着不知為什麼?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早晨拉開窗簾，牠佇立樹枝。沒聽過牠囑咐，也不見牠展翅。

我黃昏回家，拉開窗簾，牠佇立樹枝，眼也不眨，彷彿已成了枝椏的裝飾品。

如此叫我早也欣賞，晚也欣賞。欣賞牠冷冷沉吟的神態。就沒欣賞過牠飛翔的姿態。

我早晚都要跟牠打招呼，自認跟他很熟悉了，也似乎牠已是我生活中的自然插曲。恆久的佇立，不知牠心底想什麼?

假日里，我偶不晏起。不見牠的踪影，才知牠不歡迎懶床的人。

我也不跟牠計較，也許我一天捕住牠展翅的倩影。讓牠無所遁形。看牠還做不做神秘鳥。

雖然牠恆久佇立，也雖然跟牠打招呼，我從沒細心觀察過牠，只曉牠羽毛略灰，體態輕盈，却不曉得牠的學名。

一天請了病假，病懨懨的躺在床上，想起生之營營役役，去日苦多，萬念俱灰，不如神秘鳥不鳴不啾，不種也不收，亦是一生。

而窗外那枝椏上的神秘鳥不知去向。難道牠亦過着自己的生活? 如你如我?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天堂鳥

每次坐車經過，隨着車速，快與慢的火燄總是從眼中掠過。

竟有人把天堂鳥種在屋後陰溝旁。很沒落的感覺。

一叢叢的，竟然還可以開得如此濃烈。振翅欲飛的姿態，火烈烈的像是想從地獄投奔天堂?

天堂鳥應該是高貴的。每次見到伊們，總想找一束滿天星陪襯。插它一盆星星之火。

可伊們在陰溝旁爭艷。儘管不改顏色，依然是悲劇，但不知是天堂的悲劇? 還是人間的悲劇? 還是地獄的悲劇?

天堂、人間、地獄又怎樣? 我以世俗的眼光看不透世事，伊們依然自開自落，不關風與月。

伊們相信華麗的詞句嗎? 錦繡的前程? 這樣等待是為什麼?

是不是一場火，使得伊們流落人間? 却讓焚不盡的火花，欲奔欲飛．．．．．．．

伊們只是像刻一般，隨着車速，快與慢的火燄自眼中掠過。

黃花樹

十年前校園初見，隨季節的轉換，或茂盛璀燦，或葉落禿枝，伊是如此風姿卓約的樹。遂衍生了一份戀情。

每每身在課室，眼眸隨着心思飛到窗外遍遷凝聚。不論風里、雨里、霧里都展現一番風情，深深吸引、深深感動。我想「詩情畫意」就是從那時牽引飛揚起來。

伊起頭時只稀稀落落幾枝開妍。漸漸漸漸一簇簇彷彿無休無止的開了滿枝。邊開邊落，明日黃花也！如紛紛墜落的音符，一種如詩如畫晉入曼妙的音樂。

此時此景，樹上的黃與綠及樹下的黃與綠都教人心醉。

往往清晨霧里，總是一團綠，一團黃讓白濛濛的氤氳點出一幅淡淡濃濃深深淺淺的水彩，又一番美麗。

落花流水春去後，只賸斑斑駁駁的慘綠掛在枝上。葉落盡，空枝椏。風在徘徊、雨在纏綿，如美人愁愁，依然美麗、美麗令人心悸。

轉過這一季，枝椏開始舒展，嫩嫩怯怯的葉微紅着臉露出來。經風雨的洗禮，一片清新又期許着花開花落。展開一季又一季的生命。又一季的美麗、美麗令人心動。

是這般無休無止的一場美麗。

而十年過去了，美麗的故事已遠遠，但因為有了校園的一株黃花樹，無論在何處，黃花樹依然是牽動我的心弦。

教堂前，行人道旁有幾株黃花樹佇立。多少朝夕，花開花落、風里雨里，自又是一番美麗。

早晨經過時，行人道上的落花往往被清道夫清理的不留痕跡，到黃昏又是點點滴滴。 ●

78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

●● 記得小時候看過一本「寫作入門」之類的書，說到某個年青小子有一次問馬克吐溫如何可成為一個作家。馬克吐溫答曰：「要做作家? 那你還不立刻回家去寫？」這故事的本意當然是勵人多寫。有心於文學的朋友（不一定是有心於做作家）必然肯定多寫之重要。然而多寫不一定就寫得出好作品，回家立刻去寫寫幾篇文章並不一定就可卒然成「家」。又曾讀過海明威自道其寫作經驗：他是躺着想，站着寫，坐着改的。為什麼呢? 原來他說構思最難，費時最多，只好躺着後慢想，寫的時候力求簡潔不嚕嗦，所以站着迫自己快快把意念化為文字，修改自己的稿子要多方推敲，急不來，因此要坐下來多用心思。可見作品不是一蹴而成的。海明威的經驗沒有提到構思之前的準備工夫。作家能夠構思如何表達，則其心中必有所思所感，這所思所感必賴本身之採擷、消化、吸收，費時更長，費力更多。記得是倪匡自己說的吧，他若寫作一小時，則要花五小時閱讀。另外有人說，閱讀與寫作的時間比例，至是三對一。寫作人想要有所「出」必先有所「入」，而且要「入」得多，否則兩三下子就掏空心思了。所謂「入」，並非止於多讀，而貴於消化與吸收。多讀而無法融滙貫通，可能就要陷於迂腐了。。

●● 這麼說，不是當頭潑冷水。本地有心於文學的人本來就少，我們不敢動輒就以高水準的要求扼殺青少年寫作的興趣。我們的青少年寫作者須要鼓勵，我們不只鼓勵他們多寫，也鼓勵他們多讀多吸收，以期寫出更好的作品。雖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除非寫作人本身多方吸收，精益求精，嚴以律己，否則水準難於提昇，視界難於擴大，寸心能否知得失還是個問題。

●● 本期發表的幾篇作品，可算很有看頭，給人紮實的感覺。彩蝶是沙巴的文友。我們歡迎各地文友把更多的好作品寄來，讓我們大家共同吸收，共同提昇自己。（羅胡）